宣室志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李揆（一）

李揆於乾元中為禮部侍郎，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。忽聞堂中有聲極震，若牆圮。揆驚，入視之，見一蝦蟆俯於地，高數尺，魁然殊狀。揆且驚且異，莫窮其來。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。客曰：「夫蝦蟆者，月中之物，亦天使也。今天使來公堂，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？」黎明啟視之，已亡見矣。後數日，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石憲

有石憲者，其籍編太原，以商為業，常行貨於代北。

長慶二年夏中於雁門關行道中，時暑方盛，因偃於大木下。忽夢一僧，蜂目，被褐衲，其狀甚異，來憲前謂曰：「我廬於五臺山之南，有窮林積水，出塵俗甚遠，實群僧清暑之地。檀越幸偕我而遊乎？即不能，吾見檀越病熱且死，得無悔於心耶？」憲以時暑方盛，僧且以禍福語相動，因謂僧曰：「願與師偕往。」於是，其僧引憲西去。且數里，果有窮林積水。見群僧在水中。憲怪而問之，僧曰：「此玄陰池。故我徒浴於中，且以蕩炎燠。」於是引憲環池行。憲獨怪群僧在水中，又其狀貌無一異者。已而天暮，有一

僧曰：「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。」於是憲立池旁，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。僅食頃，有一僧挈手曰：「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，慎無懼！」憲即隨僧入池中，忽覺一身盡冷，噤而戰。由是驚悟。見己臥於大木下，衣盡濕，而寒慄且甚。時已日暮，即抵村舍中。

至明日，病稍愈。因行於道。聞道中忽有蛙鳴，甚類群僧之梵音，於是逕往尋之。行數里，見窮林積水，有蛙甚多。其水果名玄陰池者，其僧乃群蛙爾。憲曰：「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，豈非怪之尤者乎！」於是盡殺之。

王叟

寶歷初，長沙有民王叟者，家貧，力田為業。一日耕於野，為蚯蚓螫其臂，痛楚甚，遂馳以歸，其痛益不可忍。夜呻而曉，晝吟而夕，如是者凡旬月。有醫者云：「此受毒之甚者也。病之始，庶幾有及；狀且深矣，則吾不得而知也。」後數日，病益甚，忽聞臂中有聲，幽然而微，若蚯蚓吟者。又數日，其聲益響，如合千萬音。其痛亦隨而多焉，是夕果卒。

韋君

有御史韋君，嘗從事江夏，復以奉使至京；既還，道次商於館亭中，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，狀甚微。韋君曰：「是為人之患也，吾聞汝雖小，螫人，良藥無及。」因以指殺焉。俄又見一白者下，如前所殺之，且視其上，有網為窟，韋乃命左右挈帚盡為掃去，且曰：「為人患者，吾已除矣。」

明日欲去，因以手撫其柱，忽覺指痛不可忍之，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。韋君驚，即拂去，俄遂腫延，不數日而盡一臂。由是肩輿舁至江夏，醫藥無及，竟以左臂潰為血，血盡而終。

先是，韋君先夫人在江夏，夢一白衣人謂曰：「我弟兄二人為汝子所殺。吾告上帝，帝用雪其冤，且遂吾請。」言畢，夫人驚寤，甚異之，惡不能言。後旬餘而韋君至，具得其狀，方悟所夢。覺為夢日，果其殺蜘蛛於館亭時也。夫人泣曰：「其能久乎？」數日而韋君終矣。

陸顒

吳郡陸顒，家於長城之東，其世以明經仕。顒自幼嗜麵，為食愈多而質愈瘦。及長，從本郡貢於禮部。既下第，遂為生太學中。

後數月，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。既坐，顧謂顒曰：「吾南越人，長蠻貊中，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，且欲以文化動四夷，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，將觀文物之光。唯吾子峨焉其冠，襜焉其裾，莊然其容，肅然其儀，真唐朝儒生也。故我願與子交歡。」顒謝曰：「顒幸得籍於太學，然無他才能，何足下見愛之深也？」於是相與酬宴，極歡而去。顒，信士也，以為群胡不我欺。

旬餘，群胡又至，持金繒為顒壽。顒志疑其有他，即固拒之。胡人曰：「吾子居長安中，惶惶然有饑寒色，故持金繒，為子僕馬一日之費，所以交吾子歡爾。豈有他哉？幸勿疑我也！」顒不得已，受金繒。及胡人去，太學中諸生聞之，偕來謂顒曰：「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，爭米鹽之微，尚致相賊殺者，寧肯輕金繒為君壽乎？且太學中諸生甚多，何為燭厚君耶？君匿身郊野間，以避再來也。」顒遂僑居於渭上，杜門不出。

僅月餘，群胡又詣其門。顒大驚，胡人喜曰：「比君在太學中，我未得盡言；今君退處郊野，果吾心也！」既坐，胡人挈顒手而言曰：「我之來，非偶然也，蓋欲富君爾，幸望知之！且我所祈，於君固無害，於我則大惠也。」而言曰：「謹受教。」胡人曰：「吾子好食麵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食麵者非君也，乃君肚中一蟲爾。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，君餌之，當吐出蟲。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，其可乎？」顒曰：「若誠有之，又安有不可耶？」已而，胡人出一粒藥，其色光紫，命餌之。有頃，遂吐出一蟲，長二寸許，色青，狀如蛙。胡人曰：「此名『消麵蟲』，實天下之奇寶也。」顒曰：「何以識之？」「吾嘗見寶氣亙天，起於太學中，故我特訪而取之。然自一月餘，清旦望之，見斯氣移於渭水上，果君遷居焉。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，故好食麵，蓋以麥自秋始種，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，受天地四時之全氣，故嗜其味焉。君宜以麵食之，可見矣。」顒即以麵斗餘致其前，蟲乃食之立盡。顒又問曰：「此蟲安所用也？」胡人曰：「夫天下之奇寶，俱稟中和之氣。此蟲乃中和之粹也。執其本而取其末，其遠乎哉！」既而以函盛其蟲，又金篋扃之，命顒致於寢室，謂顒曰：「明日當自來。」

及明旦，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，共持金函而去。顒自此大富，治園田為養生具，日食果肉，衣鮮衣，遊於長安中，號豪士。

僅歲餘，群胡又來，謂顒曰：「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，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！」顒既以甚富，又素享閑逸自遂，即與群胡俱至海上。胡人結宇而居，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，構火其下，投蟲於鼎中，煉之，七日不絕燎。忽有一童，分髮，衣青襦，自海水中出，捧月盤，盤中有徑寸珠甚多，來獻胡人。胡人大聲叱之。其童色懼，捧盤而去。僮去食頃，又有一玉女，貌極冶，衣霧綃之衣，佩王珥珠，翩翩自海中而出，捧紫玉盤，中有珠數十，來獻胡人。胡人罵之，玉女捧盤而去。俄有一仙人，戴瑤碧冠，帔霞衣，捧絳帕籍，籍中有一珠，徑三寸許，奇光泛空，照數十步。仙人以珠獻胡人，胡人笑而授之。喜謂顒曰：「至寶來矣。」即命絕燎。自鼎中收蟲，置金函中。其蟲雖煉之且久，而跳躍如初。胡人吞其珠，謂顒曰：「子隨我入海中，慎無懼。」顒即執胡人佩帶，從而入焉。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，鱗介之族，俱辟易回去。遊龍宮，入蛟室，珍珠怪寶，惟意所擇。才一夕，而獲甚多。胡人謂顒曰：「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。」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顒。貨於南越，獲金千鎰，由是益富。其後竟不仕，老於閩越，而甲於巨室也。

彭偃

唐大歷中，彭偃未仕時，嘗有人謂曰：「君當得珠而貴，後且有禍。」

尋為官得罪，謫為澧州司馬。既至，以江中多蚌，偃喜，以為珠可取，即命人採之。獲蚌甚多，而卒無有應。及朱泚反，召偃為偽中書舍人，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。果誅死。

李師道（一）

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，章武帝將討之，凡數年而王師失利，師道益驕。

嘗一日坐於堂，其榻前有銀鼎，忽相鼓，其一鼎耳足盡墜。後月餘，劉悟手刃師道，青齊遂平。蓋銀鼎相鼓之兆也。

王涯

左丞相王涯，大和九年掌邦賦，又主簿鹽鐵。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，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，被血來仲翔前。僅食頃，方不見。仲翔驚異且甚，即具白之，願解去權位。涯不聽。是歲冬十一月，果有鄭注之禍。

溫造

新昌里尚書溫造宅，桑道茂嘗居之。庭有二柏樹甚高。桑生曰：「夫人之所居，古木蕃茂者，皆宜去之。且木盛則土衰，由是居人有病者，乃土衰之致也。」於是以鐵數十鈞鎮於柏樹下。既而告人曰：「後有居，發吾所鎮之地者，其家長當死。」唐大和九年，溫造居其宅，因修建堂宇，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。後數日造果卒。

李宗閔

唐丞相李宗閔，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。明年冬，再入相。又明年夏中，嘗退朝於靖安里第，其榻前有熨斗，忽跳擲久之。宗閔異且惡。是時李訓、鄭注以奸詐得幸。數言於帝。訓知之，遂奏以致其罪。後旬日，有詔貶為明州刺史，連貶潮州司戶，蓋其兆也。

柳公濟

柳公濟尚書，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撝。既出師，無何，麾槍忽折。客有見者，嘆曰：「夫大將軍出師，其門旗及麾槍折者，軍必敗。不然，上將死。」後數月，公濟果薨。凡軍出征，有烏鳶隨其後者，皆敗亡之徵。有曾敬雲者，嘗為北都裨將。李師道叛時，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，每出軍，有烏鳶隨其後，即軍必敗，率以為常。後捨家為僧，住於太原凝定寺。大和九年，羅立言為京兆尹，嘗因入朝，既冠帶，引鏡自視，不見其首。遂語於季弟約言。後果為李訓連坐，誅死。

聖畫

雲花寺有聖畫殿，長安中謂之七聖畫。初，殿宇既制，寺僧召畫工，將命施彩飾，會貴其直，不合寺僧祈酬，亦竟去。後數日，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：「某，善畫者也。今聞此寺將命畫工，某不敢利其價，願輸功，可乎？」寺僧欲先閱其跡，少年曰：「某弟兄凡七人，未嘗畫於長安中，寧有跡乎。」寺僧以為妄，稍難之。少年曰：「某既不納師之值，苟不可師意，即命圬其壁，未為晚也。」寺僧利其無值，遂許之。後一日，七人果至。各挈彩繪，將入其殿，且謂僧曰：「從此去七日，慎勿啟吾之門，亦不勞飲食，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。可以泥鍾吾門，無使有纖隙，不然，則不能施其妙矣。」僧從其語。如是凡六日，闃無有聞。僧相語曰：「此必他怪也。且不可果其約。」遂相與發其

封。戶既啟，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。其殿中彩繪，儼若四隅，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。後畫工來見之，大驚曰：「真神妙之筆也。」於是無敢繼其色者。

尹君

唐故尚書李公詵鎮北門時，有道士尹君者。隱晉山，不食粟，常餌柏葉，雖髮盡白，而容狀若童子，往往獨遊城市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，顧謂人曰：「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，李翁，吾外祖也。且曰：『我年七歲，已識尹君矣，迨今七十餘年，而尹君容狀如舊，得非神仙乎？吾且老，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，汝方壯，當志尹君之容狀。』自是及今，七十餘歲矣，而尹君曾無老色，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！」

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，好奇者。慕尹之得道，每旬休，即驅駕而詣焉。

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，遂迎尹君至府庭，館於公署，終日與同席。常有異香自肌中發，公益重之。公有女弟學浮圖氏，嘗曰：「佛氏與黃老固殊致。」且怒其兄與道士遊。後一日，密以堇斟致湯中，命尹君飲之。尹君既飲，驚而起曰：「吾其死乎？」俄吐出一物，甚堅，有異香發其中。公命剖而視之，真麝臍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齒墮，其夕，卒於館中。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，怒且甚。即命部將治其喪。後二日，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。

明年秋，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，因投龍至晉山，忽遇尹君在山中。太虛驚而問曰：「師何為至此耶！」尹君笑曰：「吾去歲在北門，有人以堇斟飲我者，我故示之以死。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真耶！」言訖，忽亡所見。太虛竊異其事。及歸，具白嚴公，曰：「吾聞仙人不死，脫有死者，乃屍解也。不然，何變異之如是耶！」將命發其墓以驗之，然慮惑於人，遂止其事。

僧契虛

浮屠氏契虛者，本姑臧李氏子，其父為御史於玄宗時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，年二十七，髡髮衣褐，居長安佛寺中。及祿山破潼關，玄宗西幸蜀門，契虛遁入太白山，採柏葉而食之，自是絕粒。

嘗一日，有道士喬君，貌清瘦，鬚鬢盡白，來詣契虛。謂契虛曰：「師神骨甚孤秀，後

當邀遊仙都中矣。」契虛曰：「吾塵俗之人，安能詣仙都乎？」喬君曰：「仙都甚近，師可力去也。」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。喬君曰：「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，遇捧即犒於商山而饋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，但言原遊稚川，當有捧子導師而去矣。」契虛聞其言，喜且甚。

及祿山敗，上自蜀門還長安，天下無事。契虛即往商山，舍逆旅中，備甘潔以伺捧子饋焉。僅數月，遇捧子百餘，俱食畢而去。契虛意稍怠，且謂喬君見欺，將歸長安。既治裝，是夕，一捧子年甚少，謂契虛曰：「吾師安所詣乎？」契虛曰：「吾願遊稚川有年矣。」捧子驚曰：「稚川，仙府也。吾師安得而至乎？」契虛對曰：「吾始自孩提好神仙，常遇至人，勸我遊稚川。路幾何爾？」捧子曰：「稚川甚近。師真能偕我而去乎？」契虛曰：「誠能遊稚川，死不悔。」

於是捧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，治具。其夕，即登玉山，涉危險，逾巖嶮，且八十里。至一洞，水出洞中，捧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，以壅其流。三日，洞水方絕。二人俱入洞中，昏晦不可辨，見一門在數十里外，遂望門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風日恬煦，山水清麗，真神仙都也。又行百餘里，登一高山，其山攢峰迥拔，石徑危，契虛眩惑不敢登，捧子曰：「仙都且近，何為彷徨耶！」即挈手而去。既至山頂，其上坦平，下視川原，邈然不可見矣。又行百餘里，入一洞中。及出，見積水無窮，水中有石徑，橫尺餘，縱且百里餘。捧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。至山下，前有巨木，煙影繁茂，高數千尋。捧子登木長嘯久之，忽有秋風起於林杪，俄見巨繩繫一行橐，自山頂而縋，捧子命契虛暝目坐橐中。僅半日，捧子曰：「師可寤而視矣。」契虛既望，已在山頂。

見有城邑宮闕，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。捧子指語：「此稚川也！」於是相與詣其所，見仙童百輩，羅列前後。有一仙人謂捧子曰：「此僧何為者，豈非人間人乎？」捧子曰：「此僧常願遊稚川，故挈而至此。」已而至一殿，上有具簪冕者，貌甚偉，憑玉几而坐，侍衛環列，呵禁極嚴。捧子命契虛謁拜，且曰：「此稚川真君也。」契虛拜。真君召契虛上，訊曰：「爾絕三彭之仇乎？」不能對。真君曰：「真不可留於此！」因命捧子登翠霞亭。其亭亙空，居檻雲矗，見一人袒而瞬目，髮長數十尺，凝膩黯黑，洞瑩心目。捧子謂契虛曰：「爾可謁而拜。」契虛既拜，且問：「此人為誰何瞬目乎？」捧子曰：「此人楊外郎也。外郎，隋氏宗室，為外郎於南宮。屬隋末，天下分磔，兵甲大擾，因避地居山，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，乃徹視也。夫徹視者，寓目於人世爾。」契虛曰：「請寤其目，可乎？」捧子即面請，外郎忽寤而四視，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。契虛悸背汗，毛髮盡勁。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，捧子曰：「此人姓乙，支潤其名，亦人間之人，得道

而至此。」已而揖子引契虛歸。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應。

契虛因問揖子曰：「吾向者謁見真君，真君問我三彭之仇，我不能對。」曰：「彭者，三屍之姓，常居人中，伺察其罪，每至庚申日，籍於上帝。故學仙者，當先絕其三屍，如是則神仙可得，不然，雖苦其心，無補也。」契虛悟其事。

自是而歸。因廬於太白山，絕粒啄氣，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。貞元中，徙居華山下。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，行至華山下，會天暮大雨，二人遂止。契虛以絕粒，故不致庖爨。鄭君異其不食，而骨狀豐秀，因徵其實。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。鄭好奇者，既聞其事，且歡且驚。及自關東回，重至契虛舍，其契虛已遁去，竟不知所在。鄭君常傳其事，謂之《稚川記》。

十仙子

唐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，御卿雲而下，列於庭，各執樂器而奏之。其度曲清越，真仙府之音也。及樂闋，有一仙人前而言曰：「陛下知此樂乎？此神仙《紫雲曲》也。今願傳授陛下，為聖唐正始音，與夫《咸池》、《大夏》固不同矣。」玄宗喜甚，即傳受焉。俄而寤，其餘響猶若在聽。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，盡得其節奏，然嘿不泄。及曉，聽政於紫宸殿，宰臣姚崇、宋璟入，奏事於御前，玄宗俛若不聞。二相懼，又奏之。玄宗即起，卒不顧二相。二相益恐，趨出。時高力士侍於玄宗，即奏曰：「宰相請事，陛下宜面決可否。向者崇、璟所言，皆軍國大政，而陛下卒不顧，豈二相有罪乎？」玄宗笑曰：「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《紫雲曲》，因以授我，我失其節奏，由是嘿而習之，故不暇聽二相奏事。」即於衣中出玉笛，以示力士。是日，力士至中書，以事語於二相。二相懼少解。曲後傳於樂府。